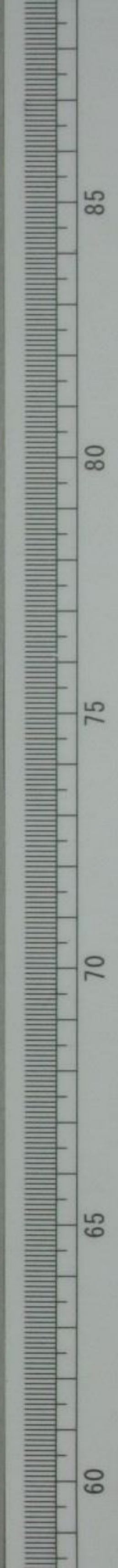




文選第十三冊

卷三十六至卷三十八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13



文庫 11
D 82
13

文選卷第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鄧陽胡氏
東亦步枝

廣塚
南庭

彭州
漢齋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令

任彥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為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修楚元王墓教一首

文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文三十六

一

柳田泉文庫

010190555149

48-11788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彦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令

宣德皇后令一首

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暉之齊世祖為文惠太子納后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蕭穎胄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

任彦昇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言梁武故

夫功在不賞故庸勳之

典蓋闕

言功績既高在乎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諂臣日貴史記

荆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

氏傳富辰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

施倅造物則謝德

之途已寡也

言恩施既隆倅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造物謂道也魏志曰劉廙上疏曰物不

荅施於天地而子不謝生於父母物不

要不得不彊為

之名使荃宰有寄

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有所寄也老子曰吾彊為之名曰大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

寄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道遙一世

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

武詔曰誠存匪懈治道有寄與書孝

不改參辰而九星

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寔天生德聰明

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

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

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

毛詩小雅曰九星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在昔

晦明隱鱗戢翼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曹

植矯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戢翼而匿景志賦曰惟潛龍之勿用戢鱗翼而匿景博通群籍

而讓齒乎一卷之師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博通群藝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

法言曰一卷之市必立之市不勝異價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法言曰一卷之市必立之市不勝異價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劍氣凌

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魏志段灼理鄧艾曰艾勇氣凌雲士衆乘勢六韜太公曰屈一

人之下伸萬夫之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七略齊田駢人爲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

事天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然似不能言者文

擅彫龍而成輒削藁說文曰擅專也七略曰鄒赫赫言鄒人齊人爲之語曰彫龍赫赫言鄒

首應弓旌禮記二十日弱冠漢書制曰褒然爲舉首左氏傳曰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旗大夫以旌孟子曰夫招士以旗大夫以旌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何之元梁

起家齊巴陵王法曹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起家齊巴陵王法曹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

庭公卿間名聲籍甚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薦名宰府

則延譽自高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閣祭酒王隱晉書曰周玘累薦名宰府國語曰

使張老延君隆昌季年勤王始著蕭子顯齊書曰鬱

隆昌季年勤王始著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締構斯在蕭子顯齊書曰鬱

功隆賞薄嘉庸莫疇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一馬之

田介山之志愈厲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祿之志纔居六百之秩以秉推功之誠管子曰

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

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

史記曰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
子推號曰介山廣雅曰厲高也
存漢書曰琅邪郡曼容養志以自脩為官不肯過六百
論功異常獨屏樹下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何之
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典曰司州刺史蕭誕被殺高祖監司州班固涿邪山祝
文曰杖節擁旄鉦人伐鼓沈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
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
風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推轂樊鄧胡
塵罕嘗夕起何之元梁典曰虜主拓跋宏既退高祖據
跪而推轂曰聞以內寡人制之聞以外將軍制之鄒陽
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
之盛揚塵上惟彼狡僮窮凶極虐何之元梁典曰東昏
覆飛鳥
祖兄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歌曰彼狡
僮兮不我好兮鄭玄曰狡僮謂紂
衣冠泯絕禮樂
崩喪之家劇秦美新曰弛禮崩樂塗民耳目既而

鞠旅誓眾言謀王室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密與呂僧
珍謀為內伐毛詩曰陳師鞠旅

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洮謀王室也

白羽一麾黃鳥底

定鉞免而自為係出師頌曰素旄一揮鬻鬻子曰武王率

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

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

軍反走尚書

曰震澤底定甲既鱗下車亦瓦裂尚書大傳曰武王伐

紂戰于牧野紂之卒

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

致天之届拱揖群后毛詩曰致

甲如鱗下賀于武王

豐功厚利無得而稱王之祚必有

若上下拱揖羣后

豐功厚利無得而稱

太伯三以天下讓

是以祥光摠至休氣

四塞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

五老游河

飛星入昴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五老曰河圖將浮

文三十六

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
瞳黃姚視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注曰入昴宿則復為
星元功茂勲若斯之盛馮衍集曰定國家之大業成天
格乎皇天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左氏傳管仲曰昔召
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
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曰復踐履也
有惡焉輶軒萃止帝寶融也輶軒萃止謂進封梁公
未殊朕甚惡焉楊雄答劉歆書曰常聞今遣某位某甲
先代輶軒之使毛詩曰有鴉萃止
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致誠謂請無讓也毛詩曰百辟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梁王固讓同乎匪席之旨百辟
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周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教蔡邕獨斷曰教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軍次留城令
修張良廟

傅季友

沈約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也
博涉文史尤善文辭初為建威參軍

綱紀綱紀謂主簿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綱紀猶今詔書
沈豹綱紀雖陋故大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左氏傳晉侯問
遂士平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
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萇詩傳曰泯滅也
微管之歎撫事彌深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
吾其被髮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周易曰君子黃
左衽矣體又曰顏氏之風雲玄感蔚為帝師周易曰雲從龍風
子其殆庶幾乎

物觀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
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又良曰以三寸舌為王者師
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夷項定漢大拯橫流也漢書曰夷滅
羽至陽夏諸侯不會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羽敗
自劉說文曰出溺為極孟子曰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
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廣雅曰軌迹也伊伊望呂望也
平陶唐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若乃交神圯上道
契商洛皆答賓戲曰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圯
遠張子房詩注表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冥固道契
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
書曰上竟不易太子者良本召此四人之力也顯默
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漭莫測其端矣言其度量深大
綽桓玄城碑曰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
聃曰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吳都賦曰瀕溶沆漾莫測

其深莫究其廣黃石公說序曰塗次舊沛佇駕留城漢
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
沛郡有留縣又曰張良為留侯爾雅曰佇久也
靈廟荒頓遺像陳昧范
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
傳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曰徘徊露寢見
先生之遺像廣撫事懷人永歎寔深毛詩曰嗟我懷人
雅曰昧闇也
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
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
太史公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夷門城之東
門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京文子曰死者如可
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
其身謀身不忘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擬之若人亦足
矣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為原
以云論語子曰君子哉若人可改構棟宇脩飾丹青蘋
蘩行潦以時致薦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蘊藻之菜抒懷
潢汗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

古之情存不刊之烈廣雅曰抒滌也西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書也主者施行

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一首宋公楚元王後故修治其墓

傅季友

綱紀夫懷賢崇德千載彌光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懷有行鄭玄禮

記注曰尊本敬始義隆自遠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孫卿子曰

先祖者類之本也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漢書曰楚元王

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交為楚王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

晉曰太上基德十素風道業作範後昆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習鑿

齒襄陽者舊記龐統曰方欲興長道業郗正釋本支之

祚實隆鄙宗毛詩曰本支百世揚脩遺芳餘烈奮乎

百世抱朴子曰嵇君道云郭有道沒則遺芳永播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閏之餘烈孟子曰聞伯夷

奮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也而丘封豨然墳塋莫翦

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感遠存往慨然永懷李陵書

慨然毛詩曰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毛詩曰蔽芾

伐召伯所茇風俗通曰召公出為二伯止甘棠樹之追

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

而民哀漢書高紀詔曰秦始皇守況瓜畎所興開元自

本者乎毛詩曰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

施行郭璞方言注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琅邪人少而神明警言惠博涉有文才晉安王版行軍參軍遷中書郎世祖疾融欲立竟陵王子良下廷尉於獄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

后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尚書序曰昔體

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文子曰聖人體道反至動而無

語孔子曰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

雲之拜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

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汝至

道又曰堯觀乎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壽且富且

多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

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

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

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

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崆峒有拜乘雲為請今不同

者蓋請者必或揚旌求士或設簾待賢求士待賢皆謂

曰舜有告善之旌應劭漢書注曰旌幡也設之五達之

道鬻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筍簾曰

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

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鞀

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謝承後漢書序曰陰修敷化

文朕夤奉天命恭惟永圖爾雅曰夤敬也尚書曰茲率

德惟懷審聽高居載懷祗懼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

聽尚書曰予小子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禮記曰動則

子風夜祗懼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左史書之言

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范曄後漢書曰靈帝熹平中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寤寐嘉猷延佇忠實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尚書爾有嘉謀嘉猷楚辭曰結幽蘭而延子大夫選名昇學利用賓王曰荀聞子大夫之

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曰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大學也周易曰觀國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

晁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崔寔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鹽梅之和屬有望焉尚書曰若作和縣令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虢公納諫國語曰宣王即位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禮記曰躬耕

推漢書曰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良以食為民天農為政本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為天尚書曰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勸農業也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漢書蒯通說武信君曰皆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朕式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旱水溢民無菜色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祥正土膏並已見東京賦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載青旗躬耕帝籍又曰昔天子為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耕秉耒鄭玄周禮注曰朱紘以朱組為紘一條屬兩端也

將使杏花芎葉耕穫不愆汜勝之書曰杏花始華榮輒耕之輒藺之此謂一耕而五穫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芎始生芎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芎芎

蒲水清冽冷風述遵無廢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

也曰正其行通其風必中央師為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

也所以成穀也决決也必於苗中央師然肅冷風以搖長

也而釋耒佩牛相訟莫反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

富浸以為俗漢書曰兼并之塗李奇曰訟緣也兼貧擅

子不以從令為孝後主固宜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

是草浸以為俗豈不謬哉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

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逵國語

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也

焉鹵可腴恐時無史白史記曰决漳水于灌鄴旁終古焉

鹵穿溼水注滑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興廢之術矢

陳厥謀尚書序曰咎繇矢厥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周易曰君子敬法卹刑虞書

茂典尚書虞書曰欽哉自萌俗澆弛法令滋彰莊子曰

澆與凜同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肺石少不

寃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周禮曰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

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周禮

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

男位焉楚辭曰荆棘聚而成林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

聽訟於其下尚書旋璣鈴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誅

無辜也山鳴聽不聰之異也王隱晉書司直劉隗奏朕

所以明發動容具食與慮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

食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鹽鐵論曰秦法繁於

秋荼網密於凝脂左

氏傳鄧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可畏冬日可愛永
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冬日可愛
念畫冠緬追刑厝墨子曰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
貌也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徒以百鍰輕科反行李葉
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尚書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
國曰六兩曰鑲鑲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
起四支重罰爰創前古呂氏春秋曰越王勾踐曰孤雖
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訪游禽於
罪五百宮罪五百荆罪五百殺罪五百
絕澗作霸秦基韓子曰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
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盲聾狂勃有入此
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
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
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
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
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秦共祖歌鷄鳴於闕下稱

仁漢牘班固歌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
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詰北闕闕下歌鷄鳴憂心摧
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憤
憤不如一緹縈列女傳曰緹縈歌鷄鳴晨風之詩然鷄
鳴齊詩冀夫人及君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
憂也二途如爽即用兼通輕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昌言
所安朕將親覽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漢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
食二曰泉流表其不匱貨買遷通其有亡漢書曰貨
於布如漙曰流行如泉也既龜貝積寢緡緡專用
尚書帝曰買遷有無化居既龜貝積寢緡緡專用
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曰武
帝初笨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歲糴釜
千緡孟康漢書注曰緡錢貫也世代滋多銷漏參倍言錢之銷磨缺漏
或復三分或至一

倍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貲周書夏箴曰小人也

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漢史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產也左氏傳晉游

飢字書曰惟瘦邱隱無捨矜嘆毛萇詩傳曰瘠病也國

隱而除上帝溥臨賜朕休寶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下防命卽斜之

其害也齊春秋曰未明八年蜀郡太守劉峻啓上谷開而出銅曰南廣郡界蒙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

無極上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且有後命事茲鎔範侯昨將拜孔曰且有後命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難可準平漢書曰民多姦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

側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為

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國語

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貨幣權輕

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母權

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

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章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

平也若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平之也應劭

曰權其開塞所宜悉心以對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

輕重也尹文子曰書開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詩緯曰君子息心研慮推變見事

又問治歷明時紹遷革之運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

德周易曰湯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司馬彪續漢書永

武革命圖云三百年升歷改憲史官田太初鄧公平術有餘分

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旋璣不正文象

不稽冬至之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為牽牛中星先

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已迓用望平和隨時之義蓋亦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以明罰勅法淮南子曰冬至為德夏至為刑

唐官文條炳於鄒說尚書曰分命義仲宅嵎夷曰暘谷又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鄒說

未及嵎夷廢職昧谷虧方夷昧谷已見上文漢秉素

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言五德之次亡也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前有大蛇當路高祖

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

之魏志曰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毀廬善天文言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

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敵紛爭空軫疑論無歸方言曰

乖戾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

頌曰武創洪基克光厥德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尚書序曰恢弘至道

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克

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尚書曰克明俊德又曰欽若昊天於子大

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禮記曰夏后氏尚黑

戎事乘驪鄭玄曰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黑馬曰驪禮記曰殷人尚白戎事乘翰鄭玄曰以建丑之月為

正月物生色白翰白色馬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錄御天握樞臨極尚書旋璣鈴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

存亡之期錄代之矩錄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皇遂

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識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

御八五辰空撫九序未歌尚書咎繇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百官皆撫順

五行之時衆功皆成也又曰德惟善政改在養民水火

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序九序惟

歌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也漢書曰文帝

思賈誼徵之至八見上方受整屋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

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若墜

國之興也視人如傷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

故郵貧緩賦省繇慎獄應劭曰

也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

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惟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

而多黍多稌不與兩穗之謡張堪字君游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

以致殷富有百姓歌曰桑無附枝無褐無衣必盈七月

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之歎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

業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

登爾於朝是屬宏議漢書

錯曰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

罔弗同心以匡厥辟尚書

匡乃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

上

叶星象下符川嶽春秋漢含孽曰故三公象五岳九

斗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事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

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

引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子大夫習焉公孫弘對曰

天地無私親順之利起逆之害

然後公才受職揆務分

皇執手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鳥師而鳥名五雉為五
工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
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漢書
鄭玄孝經注曰武差也
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書禹作
司空棄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
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凡九官皇甫謐帝王
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
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咎繇
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凝成也周官三百漢位兼倍禮
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
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三
百八十五人今云歷茲以降游惰寔繁孔叢子趙王曰
兼倍略言之耳
以降世業不替禮記曰垂綬五寸游惰之徒若閑冗畢弃
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尚書曰寔繁有徒
則橫議無已荀悅申鑒曰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
王不作諸侯放
恣處士橫議
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魏志郭嘉說太
祖曰劉表坐談

客何則可脩善詳其對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
曰詳
審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

主之表煥與曹植書曰召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
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
唯良二
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論語曰子之武
城聞絃歌之聲
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瘠惡樹之風聲一
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及死
子葬之桐鄉人至有旦撫鳴琴白置醇酒呂氏春秋曰
必子賤治單
為邑起冢立祠
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
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
皆欲有言復飲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文而無害嚴而不
殘漢書曰蕭何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音義曰文
無所枉害也漢書曰雋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故能

出人於沾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公沾危已見謝眺八山詩漢書王吉

上疏曰陛下敝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也是以賈誼有

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賈子曰吏能為善則人必能為善也故人之不善也吏之

罪項深汰珪符妙簡銅墨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以賈琮為冀州刺

史說文曰汰簡也汰達蓋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珪諸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

為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妙簡邦良爾雅曰簡擇也漢書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

印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綠

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

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鷓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爾今虫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

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言安范曄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

東西散入在朕前濬其智略出連城守關爾無聞漢書

曰吾丘壽王為東郡尉詔賜壽王爾至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

前也豈薪樵之道未弘為網羅之目尚簡毛詩曰芄芄

之毛萇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眾國家得用蕃興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

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即無時得鳥孔安國尚

書傳曰簡略也悉意正辭無侵執事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其

母為有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迷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史

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豈非療飢不期於

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鄭立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

文三十一

之可飲以藥飢藥音義與療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抱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

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列淮南子曰五

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左氏傳賓媚人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

彭豸韋周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今農戰不脩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

文儒是競衡曰上書白記者文儒也夫君待農戰而尊論

生况文弃本殉末厥弊茲多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

故生不遂李奇曰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

於鄭衛宋臣墨翟也孫卿子曰樂也者非之不可變者

也墨子賤禮樂而貴勇力貪則為盜富則為賤治世反

是漢書曰宣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為歌須議者

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豈欲非

者辯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也

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子

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羊傳今欲專士女於

耕桑習鄉閭以弓騎孝經鉤命決曰耕桑得利究年受

射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漢書曰王莽於

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

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管子曰士農工商四

民者國之其道奚若爾無面從尚書曰予違汝

又問自晉氏不網關河蕩析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

季龍死朝廷欲遂蕩平關河尚書宋人失馭淮汴崩離

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宋人失馭淮汴崩離

在蔡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朕

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毛詩曰永言孝思尚書曰予惟

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

朕

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

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又班固

曰武帝廣開三邊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加以納款通和布

德脩禮

納其款開之誠而通其和好之禮漢書曰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名王奉獻始和親呂氏春秋曰季春之月天子布德和惠孫卿子曰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故脩禮者王為政者疆

歌皇華

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

毛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左傳曰季武子如

晉晉侯饗之范宣子為賦黍苗季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集睦

豈惟弊邑周禮曰二日教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夷職以安邦國以懷賓客

遽北歸之念

王逸楚辭注曰遽競也

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

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何王恢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

離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之搖也戰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鴈從東

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爾至此乎更羸曰此薛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秦之將無待干戈聊用辭辯

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

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天

下有十二州齊得其七故謂北境為五州斯路何階人誰

或可

爾雅曰階因也

進謀誦志以沃朕心言進嘉謀當謂誦汝

日揮人掌誦王志導國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論說諸侯揮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志與此

微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彥昇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曰輕卒銳兵長驅

至國漢書朱買臣曰發兵浮海直指
因藉時來乘此歷

運魏志劉廙上疏曰臣遭乾當宸求念猶懷慙德禮記

子當宸而立尚書曰成湯何者百王之弊齊季斯甚

漢書贊曰漢承百衣冠禮樂掃地無餘言衣冠制度禮

王之弊季謂末年衣冠禮樂掃地無餘樂軌儀皆見廢

棄故無餘也班固漢書贊曰秦斲雕刊方經綸草昧漢

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斲雕刊方經綸草昧

日漢興破觚而為圓斲而為樸蘇林漢書注曰刊音角

之刊與刊割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

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鄭玄曰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

造成也草草創也味味爽也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

六代之樂官判始辨周禮曰王官懸諸侯軒而百度草

創倉廩未實尚書曰百度唯貞論語曰裨謀而百度草

稅則國用靡資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

也財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

仁也無惻隱之心非每時入芻蕘歲課田租漢舊儀曰

藁以給經用也尚惻然疚懷如憐赤子禮記曰哀公敢

孔子惻然作色而對月賦曰情焉疚今欲使朕無滿堂

懷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今欲使朕無滿堂

之念民有家給之饒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

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鄧析子曰聖漸登九年之

畜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周禮

市謂占會百物也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賓王

已見斯理何從佇聞良說顏延之策秀才文曰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

皇帝俱為諸生禮記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閉戶自精開卷獨得楚國先賢傳曰孫敬
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入學閉戶精讀精力過人太學謂曰閉戶生入市市人相
語閉戶生來不忍欺也陶潛誠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
然忘食九流七略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漢書曰
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
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
有輯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
術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
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
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論
語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雖一日萬機
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早朝晏罷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聽覽之暇
三餘靡失董遇字季真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若渴無日
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上之化下草
歲之餘夜與陰者日之餘雨者月之餘

偃風從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惟此虛寡弗能動俗
蔡邕姜肱碑曰至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韓子曰齊桓
德動俗邑中化之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告管仲管仲曰
君欲止之何不自誠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
諾於是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長纓郟好且變鄒俗
莫有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
左右左右對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因
先自斷其纓而出國雖德漸往賢業優前事且夫搢紳
道行祿利然也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班固
也路然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
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
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
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
願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又子張見

魯哀公哀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退走失其覓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輜駟青紫如拾地芥范曄後漢書曰表紹賓客所歸似士而非士者也輜駟紫駟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曰夏侯勝如俛拾地芥爾言好學明經術以取貴而情其取青紫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而情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而情

游廢業十室而九情遊已見上文抱朴子曰秦降鳴鳥及季杪天下欲反十室而九

蔑聞子衿不作言古者收教不及於道者故天下太平人感思學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尚書周公曰攸罔勗弗及苟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蔑如也詩序曰子衿刺學廢也兩都

弘獎之路斯旣然矣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勸猶其寂寞應有良規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鄧析子曰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謗之木

此聖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文子曰群臣輻湊張湛范曄後漢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

日伏青蒲罕能切直漢書曰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桓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爭也

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林賦曰遂往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漢書曰王而不反矣

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左傳曰君子以虛受人

一言失旨轉徙朔方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邕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詔不得

以赦睚眦有違論輸左校

漢書曰原涉好殺眦睚於塵中論

字子康年十八以父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

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父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

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

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父廼不復言元帝

擢咸為御史中丞後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

大姓犯法輒論輸府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為河南尹時宛陵大

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賊罪狼籍膺表欲罪元羣行賂宦而使直

豎膺反坐輸作左校漢書曰將作少府有左校令丞

臣杜口忠謹路絕漢書曰京帝問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

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

外為諸侯報仇聲類曰謹善言也

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

周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檀道鸞為晉陽悉意以陳

秋曰謝安為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之風

極言無隱漢書曰哀帝使傅喜問李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

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周書曰慎

問其故無

隱乃情

文選卷第三十六

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李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表上

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
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
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
天下改爲表摠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
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
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
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
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
亦得上疏

孔文舉薦禰衡表

諸葛孔明出師表

曹子建求自試表

求通親親表

羊叔子讓開府表

李令伯陳情事表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

劉越石勸進表

薦禰衡表

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掾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弃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尚

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傳曰俾使乂治也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尚書曰旁非一方也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

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疇咨熙載群士響臻尚書云帝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髦俊並作響臻如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

之應陛下睿聖纂承基緒

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曰纂承之緒爾雅曰纂繼也

遭遇厄運勞謙日仄

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

中具弗維嶽降神異人並出

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竊見處士

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賓曰卓犖諸夏卓犖絕異也犖力角反

於室也爾雅曰由也升堂矣未入

初涉藝文升堂觀奧

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淮南子曰所謂真入者性合于

道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

漢書曰桑弘羊雒陽

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

具作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為尚書令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

見善若驚疾惡若讎

國語楚藍尹亶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

後漢書曰張儉清

絜中正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

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

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

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曰直哉史魚廣雅曰厲高也鷲鳥累百不如一

鷲史記趙簡子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鷲使衡立朝必有可觀論語子曰赤

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飛辯騁辭溢氣

空涌空涌貌也解疑釋結臨敵有餘七略曰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昔

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

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滅賊終軍欲以長也白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况自詭滅賊終軍欲以長

纓牽致勁越

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

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說文曰組綦小者為冠纓

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

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邕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

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如得龍躍天衢

振翼雲漢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揚聲攀龍附鳳並集天衢毛詩曰俾彼雲漢

紫微垂光虹蜺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足以昭

近者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四門

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

穆穆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應劭

天廣樂九奏万舞不類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漢官

三代之樂其聲動心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漢官

文三十七

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尚安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

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

飛兔騶鳥子曰足蹠裴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春秋

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愛之心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

乞令衡以褐衣召見漢書劉敬曰臣無可觀采臣等受

面欺之罪漢書曰上以張

出師表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

諸葛孔明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

曰諸葛孔明乃卧龍也將軍豈欲見之

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

後主即位
十二年卒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孟子曰君子今天

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畢故以喻時

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

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

恢志士之氣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不宜妄自

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郭璞曰微薄也宮中

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毛詩曰嗚呼小子

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

否羊傳注曰

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

中侍郎郭攸之費禕於宜董允等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

休昭後主襲位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

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

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

興元年為中部督典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廣雅曰試用宿衛兵遷中領軍

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

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

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

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

恨於桓靈也桓靈後漢二帝用閹豎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

貞亮死節之臣也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

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

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說苑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苟

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又孔子曰在邦必

達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三

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

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趙岐孟子章指曰于後值傾載聞之猶有感激也

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縣荆州圖副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歆七言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

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

年矣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

大事也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

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受命以

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瀘

深入不毛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眾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

柯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曰堯堯不生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町

庭冷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爾

切庶竭駑鈍攘除姦凶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與

勸也

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

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

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

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必以章其慢蜀志載亮表云若

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陛下亦宜自課以咨諏足善道

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

善為咨咨事為諷論語曰子所雅臣不勝受恩感激當遠

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

論語子曰出則事公

卿入則事父兄

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

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

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

父不愛無益之子

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

者畢命之臣也

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

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

故君無虛授臣無

虛受

王符潛夫論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

虛授謂之謬舉虛受

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

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

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言若尸矣

昔二虢不

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

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

穆也為王卿士勲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進廉節者起

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

功大也

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

今

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

武明也

正值陛下升平之

際

陸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渙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

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

厚幸矣

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而位竊東藩爵在膏澤孝經曰德教加于百姓而位竊東藩爵在

上列

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得為東藩

身被輕煖口

厭百味

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崔駰七

依曰雍人調膳展選百味

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

也

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

功勤濟國輔主惠民

爾雅曰濟益也

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

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

毛詩彼己之譏子不稱其服

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

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裏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

組綬蒼頡篇曰綬綬也

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

尚書大傳曰周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

謂其統緒也

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

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

爾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

統無山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

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

也李軌曰

故啓滅有扈

而夏功昭

尚書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

記曰啓遂滅有扈

成克商奄而周德著

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

淮夷徐奄之屬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

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

喻魏之先王也臣瓚漢書注曰統總覽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澧泉涌簡良授

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

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潁王命邵虎又曰祈父予王之爪牙

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

高鳥淵魚喻吳蜀二主也

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

君父也

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步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頡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

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及出大戰自旦及昏大破之弇古舍切

故車右伏劔於鳴轂雍

門刎首於齊境

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

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

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為死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

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
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齊王葬雍門
子以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上卿夫君之寵臣欲以除害與利尺子曰禹與利除臣之事
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
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
占其王羈致北闕賈誼終軍已見薦禰衡表爾此二臣豈
好為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
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
漢書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趙歧孟子章指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

未尅為念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驁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伏見先武皇帝武
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左氏傳子朝曰太雖賢不
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史記曰王翦宿竊不自量志在
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
之詔效臣錐刀之用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
宿留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魏志曰太和二年
諸葛亮於街亭司馬彪漢書曰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
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必乘危躡險
騁舟奮驪禮記曰夏后尚黑戎事乘突刃觸鋒為士卒
先漢書伍被曰大將軍當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

雄率殲其醜類鄭玄毛詩箋曰殲所獲之左耳必效須

史之捷以滅終身之愧杜預左氏傳曰捷獲也使名挂史筆事列

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北征賦曰首

才不試沒世無聞論語曰君子疾徒榮其軀而豐其體

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

視終於白首鄭玄周禮注曰凡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

之所志也說文曰圈養獸也鄭流聞東軍失備師徒

小衄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皖與輟食棄

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鄭玄周禮

注曰攘却

也謂却扱衽也左氏傳曰子朱撫劍從之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

北出玄塞七發曰凌赤岸簪扶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

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

可謂神妙矣孫子曰兵與敵變化故兵者不可預言臨難

而制變者也孫卿曰水因地而制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

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

家之難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

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國語晉悼公曰

來圖敗晉攻魏穎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

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

孫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

魯以成其功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敵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三比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三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說戰所亡盡復于魯

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說

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華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冠纓告王知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懼也羣臣纓皆絕盡懼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編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麻已扣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鬪於車下遂大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

臣

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代

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魏任城王彰薨謚曰威

臣獨

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

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

傳梁寡婦曰妾之

夫先犬馬填溝壑

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

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

乾李宏武功歌曰身非金石名俱滅焉

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

策戰國

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長鳴知伯樂知已也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為

君長

鳴也

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涪于

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兎俱罷

心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犬古之名

狗也然悲號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齊楚

也孫卿子曰夫驥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

一日而千里也

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

邑而竊自痛者也楚辭曰長呼吸以於悒夫臨博而企

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說文曰博局戲

又曰企舉踵也竦猶立也說文曰抃拊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

以寤主立功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

二十人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

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

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

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

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借十九人平原君與

楚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何

况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

編立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

進曰街女不貞街士不信客歷諸干時求進者道家之

明忌也莊子曰功成者矜名成者虧而臣敢陳聞於陛

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呂氏春秋曰父

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冀

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謝承後漢書楊喬曰猶塵附泰

情猶不敢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淮南子曰人主之居是

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

廢言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管子曰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故能大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論語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文也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鄭玄禮記注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邦是以

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毛詩曰有來雍雍昔周公弔管蔡

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

咸以藩屏周室馬融曰二叔管蔡也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左氏傳曰

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漢

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薛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繁

而不殊如淳曰繁或為散爾雅曰爽差也親親之義

寔在敦固禮記曰君子賢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

親者也孟子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

欽明之德尚書曰故體文王翼翼之仁毛詩曰惟此文

惠洽椒房恩昭九親漢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

實蔓延盈升美其繁興九親猶九

族群后自僚番休遞上列子曰巨鼈迭為三番江偉上便宜曰上下郎吏計作四五番

休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

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論語子貢問曰一言

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恕己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

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左氏傳曰申公巫臣

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固勿仕也錮與固通謝承後漢書曰桓徽鄙營氣類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求絕吉凶

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蘇子卿詩曰誰為行路人

隔閼之異殊於胡越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今

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至於注心

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也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闕紫闥然天寔為之謂之何哉毛詩國風文退省

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願陛下沛然

垂詔孟子曰沛然作雲沛然下雨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

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妃妾之家膏沐之

遺歲得再通毛詩曰豈無膏沐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

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思惟

豈無錐刀之用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及觀陛下之錐刀小用蒙見宿留

所拔授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

辭遠遊戴武弁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傳子曰侍中冠武弁

解朱組佩

青紱朱組綬已見自試表注漢書曰駙馬奉車趣得一號

漢書曰駙馬說文曰駙近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

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勳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邛曰張安世持橐籥筆從也出從華蓋入侍輦轂劉歆

張晏曰近臣負橐籥筆從也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廣漢官解故

注曰輦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兆之中承荅聖問拾遺左

右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乃臣丹情之至願不

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毛詩序曰鹿鳴中宴群臣嘉賓也

詠棠棣匪他之誠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下思伐

木友生之義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終懷蓼莪罔

極之哀毛詩蓼莪曰父母生我母兮每四節之會塊然

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

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書曰中山靖王勝

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

不知泣涕臣伏以為大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

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列女傳曰

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

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

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

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

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

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

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

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隣不

為福始不為禍先范文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上漢上人也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

今之否隔

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

廣雅曰否隔也尚書曰友于兄弟竊不

願於聖使有象施之物有象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

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

毛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萇曰諒信也母

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又谷風曰將安將樂汝轉棄予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

尚書曰昔

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

孟子曰不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

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

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章明已見上文尚書曰百姓昭明是臣

悽悽之誠竊所獨守

尚書傳曰悽悽謹慎也

寔懷鶴立企佇之心

敢復陳聞者

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潛行十日而薄秦鶴立不轉

冀陛下儻發

天聰而垂神聽也

尚書曰天聰明神聽已見自試表

讓開府表

羊叔子

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立

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薨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

昨出為沐浴而出在外台

司三公也為台司故言儀同三司威儀百物使同三司也

臣自出身已來適十數年

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

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為從事中郎遷中領軍事兼內外

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

憂中謝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臣聞古人之言

德未為眾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

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

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

重祿者則勞臣不勸帝為弘訓太后誠在寵過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

中之詔加非次之榮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臣有何

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

亦尋而至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願復守先人弊

廬豈可得哉莊子曰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

下妾不得與郊弔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左氏傳齊侯

威不違顏咫尺蓋聞古人申於見知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

已而申乎知己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臣

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

八年列子曰子產相鄭三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國語

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

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

板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

傅說舉於版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

杵頭鐵杵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

奸尚以漁釣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

奸尚以漁釣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

奸尚以漁釣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

奸尚以漁釣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

愧所失豈不大哉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殃抑為朝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為非已

累朝矣處之又不以為愧已殃身矣此失豈不大哉言甚大也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

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文武謂車騎及開府等宰輔謂議同

三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司

朝晉諸公讚曰喜字季和上黨人少有光祿大夫魯芝字世英扶風高行為僕射年老遜位拜光祿大夫

絜身寡欲和而不同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風人光祿大夫李胤莅

政弘簡在公正色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夫孔安

皆服重華髮以禮終始周禮曰大司徒領職雖歷內外之寵

尚書曰正色率下序問止印曰士亦華髮墮頰而後用耳

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

之望少益日月聖主得賢臣頌曰不足以塞厚是以誓

心守節無苟進之志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

使臣得速還屯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出為都督荊州諸軍事不爾留連必於

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

志不可以奪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陳情事表

李令伯

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母事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

縣逼迫密上書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誠歎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為河內溫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

生孩六月慈父見背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

求報行年四歲舅奪母志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

妻守義父母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毛詩曰父兮

我撫我畜我長我育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

于成立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

語曰三既無伯叔終鮮兄弟毛詩曰終鮮兄弟維予與女門衰祚薄

晚有兒息字書曰祚福也外無暮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

之僮孫卿子曰仲丘之門立形影相弔曹植責躬表曰

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

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

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

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涪

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

墮首所能上報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

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

亂請身盟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臣具以表聞辭不

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

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孔叢子孔子曰吾於

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

猶蒙矜育爾雅曰矜憐也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

歷職郎署本圖官達不矜名節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今臣亡

國賤俘至微至陋賈逵國語注曰俘過蒙拔擢寵命優渥

毛詩曰既優既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但以劉日

薄西山氣息奄奄楊雄反騷曰臨汨羅而自墮兮恐人命危淺朝不慮夕

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臣無祖母無以至

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鸚鵡賦曰匪母孫二人更

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

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

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葛龔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傷痛毛詩曰

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

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願陛

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禮記曰子

險以僥倖僥與臣生當墮首死當結草墮首已見上文

魏同古堯切穎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

妾無子武子疾命穎必嫁是疾病曰必為殉穎嫁之曰

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穎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

犬馬心

謝平原內史表

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

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

今月九日魏

郡太守遣蕪丞張令齋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

凡王封拜

謂之板官時成都攝政故稱板詔

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臣誠悼心不知所裁

臣本吳人出自敵國

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

士世無先臣宣力之効才非丘園耿介之秀

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賁于

丘園束帛芟芟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弘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

皇澤廣被惠

濟無遠

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沛尚書曰無遠弗届

擢自群萃累蒙榮進國語曰群萃而同處

賈逵曰萃亦處也

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

臧

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駿誅徵為太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

中外三閣經書兩宮東宮及上臺也

服冕乘軒仰

齒貴游

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

杜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

子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振景拔迹顧邈同列臣瓚漢書注施重山

岳義足灰沒葛龔讓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遭國顛

沛無節可紀雖蒙曠濫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

中謝周易曰夕惕若厲而橫為故齊王罔九所見枉陷誣臣與眾

人共作禪文王隱晉書曰齊王罔字景治趙王倫篡位

幽執圜當為誅始幽馬遷書曰深臣之微誠不負天

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

晉書曰袁瑜字世都中書侍郎馮熊馮熊字文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

正顧榮顧榮字彥先汝陰太守曹武曹武字道淵思所以獲

免陰蒙避迴岐一作嶠自列言密自蒙蔽避迴廣雅曰列陳也

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王隱晉書曰

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自而一朝翻然

更以為罪蕞爾之生尚不足吝左傳子產曰諺云蕞爾

說文曰尚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陵書曰區

此畏逼天威即罪惟謹天威已見上讓開府表公羊傳

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鉗口結舌不

敢上訴所天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閉口左

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莫大之釁日經聖聽孝經

刑之屬三千而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

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陛下謂

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威如霜已見

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傳復得扶老攜幼生出

獄戶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揚子法

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感恩惟咎五情震悼文子

解朝曰紆青拖紫徒我切中黃子曰五色有跼天踏地若無所容中謝毛詩曰謂天

地蓋厚不敢不躅史記曰魏公子自不悟日月之明遂

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

上疏曰被雲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

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民則塵洗天

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

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

之羽復與翔鴻撫翼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漢書曰韓

手逐秦撫翼俱起孝王為中大夫其後安國坐法抵罪梁內史缺張敞亡

命坐致朱軒漢書張敞為庶人數月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召敞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天子引敞見拜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

亡命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方臣所荷未足為泰

豈臣蒙垢含羞所宜忝竊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于心方言曰貪而不

施謂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

守常憲當便道之官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

也問不得束身奔天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天衢已見

上薦禰衡表輦轂已見上求通親親表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國語

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勸進表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

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

文三十一

三

建興五年晉書曰建興閔帝年號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

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

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

臣碑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

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左傳

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

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

失性孝經鈞命決曰天有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易緯曰

顧盼之義授圖于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聖帝明

王所以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范曄後

致太平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漢書袁

紹上疏曰洛邑乏祀荀悅申鑒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

曰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

不得已而臨之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

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

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韋秀衛公誄曰仰瞻遐風重

五以降靡不由之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臣琨臣碑頓

首頓首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王隱晉

皇帝河內溫人今上受禪追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

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迹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

也鄭玄曰天之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世祖武帝廟

命又附著於汝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世祖武帝廟

顯考文王用三葉重光四聖繼軌三世謂景宣文四聖

肇造我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武帝也書曰昔我

文王武王宣重光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左傳

廣雅曰軌跡也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王孫

元曰永嘉之際氛厲彌昏永嘉懷宸極失御登遐醜裔

元康王隱晉書懷紀曰羯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宸極

喻帝位答賓戲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

登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

為下所執持東西爾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

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

秦王為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誕授欽明服膺聰哲欽明已見

立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親表禮曰王質幼彰金聲夙振應劭漢官儀曰太子有

服膺拳拳王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冢宰攝其綱百

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辟輔其治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包成論語注

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毛詩序曰宣王任賢

曰僕我后後來其蘇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左傳鄭伯曰天國

未忘難寇害尋興左傳富辰曰人未逆胡劉曜縱逸西

都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敢肆犬羊凌虐天邑漢名

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犬臣等奉表使

羊為群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臣等奉表使

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庭

干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冠于城下天子蒙塵

于平陽傳暢諸公讚曰葛蕃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上

於是見害謝承後漢書序神哭流離再辱荒逆再謂懷愍二帝老子曰天

韋昭曰神器天子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小雅曰厄運

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左傳芋尹無

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略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新

曰含氣之類咸願得志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序

曰含氣之類咸願得志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序

子貢曰子產死國人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

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三世謂邁至琨也王隱晉書曰琨祖邁相國

謝承後漢書序曰王承問震惶精爽飛越謝承後漢書實武上

且悲且惋五情無主五情已見上謝平原

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謝承後漢書曰董卓起朔垂毛

臣琨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

否泰相濟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

天命未改歷數有歸左氏傳王孫滿謂楚

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

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

見下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左傳曰初齊

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

子糾桓公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左傳曰初

驪姬為夫人夫人諸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謂二公子曰

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

將有以扶其危鹽鐵論曰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

史記曰黔首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

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

是生兩儀

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

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

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

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

也廣雅曰命名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夫符瑞之

表天人有徵東觀漢記群臣上奏世祖中興之兆圖識

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曹子建責躬詩曰得會京

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天下

蠢服夷服鎮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

焉然無所歸懷班固漢書贊曰海內雖有夏之遘夷羿

宗姐之離犬戎蔑以過之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

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

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

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晉書曰元帝琅邪共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

揚州諸軍事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

秋歷序曰東方為左毛詩曰奄有龜蒙柔服以德伐叛以刑左氏傳晉隨

刑也柔服德也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尚書曰我

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記曰天子以德為車

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

是謂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尚

大順曰汝丕遠惟商裔成人宅心知訓百揆時叙于上四門

穆穆于下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昔少康之隆夏訓以

為美談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

正以收夏眾使女艾諫澆遂滅過戈復禹之宣王之興

績澆五叫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周詩以為休詠毛詩序曰丞民尹吉甫美宣况茂勳格

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

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蒼生顛然莫不欣戴尹文子曰堯德化布

文三十七

生淮南子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群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以和順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欣戴王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願為臣妾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之曾孫左傳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億兆攸歸曾無與二人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魯哀公曰君矯魯國化而為一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心君曾無與二何暇有三乎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之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漢書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異言左傳叔向曰我先君君謳歌者無不文公人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无異望矣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觀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

天子之位焉詩曰君子有微猷猷答賓戲曰用納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洽封禪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盖有百數春秋感精符曰麟一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賓曰處乎斯列者盖以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也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周書曰不謀同辭會於武王郊下羽獵賦曰杖莫邪而羅者万計矣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又曰諸侯味死再拜言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東觀漢記群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為計万姓為心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

之行異布衣布衣節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

為事書曰允恭克讓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

之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溥天之下漢書翟義曰天下傾首服從莫能抗扞國難則所謂生

繁華於枯莖育豐肌於朽骨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稊與莖通左傳

蓬子馮曰所謂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尚書帝曰夔命汝典樂神人以和

漢書漢王曰以韓信為大將軍蕭何曰幸甚臣現臣殫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處尊

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

浹辰則萬機以亂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左氏傳君子曰莒恃陋不修其城郭

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

會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

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狡寇窺窬伺國

瑕隙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无觀觀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窬與窺同杜預左傳注曰狡猾也說

文曰窺小視也又曰窺欲也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隙閒隙也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

可以廢而不恤哉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

匹夫橫議谷永集曰國家久無繼嗣天下无所繫心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公羊傳曰齊侯

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大王雖欲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

卻之謀欲立于國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

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左傳僖十五年

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
呂飴甥且召之呂甥曰將若君何衆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
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
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前事
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
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

策命孫權曰前代之策命孫權曰前代之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家語孔
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都

賦曰散皇明以燭幽深謀遠慮出自曾懷過秦論曰
深謀遠慮

行軍用兵之道不及曩時之士也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

之路史記丞相翟青曰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左氏
傳晉

使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

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

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王隱晉書曰溫嶠字泰真太原
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司

空右司馬五年現使詣江南主簿臣辟閭訓臧榮緒晉書曰辟閭訓
字祖明樂安人也沒石

勒爲幽州刺史臣礪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

史高平亭侯臣榮劭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輕車將軍

關內侯臣郭穆百官名曰郭穆奉表臣琨臣礪等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

文選卷第三十七

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李右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

善注上

表下

張士然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 桓元子薦譙元彥表

殷仲文自解表

傅季友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任彥昇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

為蕭揚州薦士表

為褚綦讓代兄襲封表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孫盛晉陽秋曰

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

孫盛晉陽秋曰張俊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冢人俊為其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俊為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祀武王入殷而建宋

尚書曰乃爾先祖成湯革

夏駿命漢書酈生曰昔湯放桀封其後於宋春秋征伐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

春秋征伐

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

左氏傳曰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歸其職貢於王傅子

曰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為郡而修齊之宗廟

夫一國為一人興先

賢為後愚廢

成湯夏禹賢興國後桀紂無道而失國

誠仁聖所哀悼而不

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

論語曰繼絕世柔服

已見劉琨勸進表

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

漢書曰高祖撥亂猶修祀六國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

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

親與項羽對爭存亡

逮羽之死臨哭其喪

漢書灌嬰斬項羽東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

將以位

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

顛禮之若舊

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國語單

襄公曰高位漢書曰初懷王封羽為殘戮之尸乃以公葬魯公乃以魯公禮葬

寔疾顛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

則楚廟不隳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

應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子謂潘西戎有即序之人

京邑開吳蜀之館書曰織皮岷嶺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洛陽故宮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論語子曰興

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義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

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

佩青千里懷金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佩青已見上求

漢記楊喬曰臣伏念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

木自葉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毛詩曰鴟鴞鴟鴞既

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罔極已見上求通親

土綢繆追惟吳僞武烈皇帝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

謚堅曰武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眾犯

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吳志曰堅屯梁東為

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

子璽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

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

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龍上一

角缺甄威震群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吳志

音真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漢書

策字伯符堅子也權稱尊西赴許都將迎幼

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日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諸

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未發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為采薪者所踐毀也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二君堅策也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瑩壟永以為常

讓中書令表

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

何法盛晉書潁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

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

亂

中州為洛陽庾氏潁川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邦

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

逃難求食而已

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為鎮東將軍鎮

先帝龍興乘異常之顧先帝謂中宗元帝也既眷同國

士又申之婚姻

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又曰中宗娉亮妹為皇太子妃國士婚

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孟子曰滄

懷舊賦

已見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何法盛頻繁省闈出總六軍晉書曰

沐浴已見上求自試表注王敦表亮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

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老子曰知足不

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

而先帝登遐先帝謂元帝也登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

踐祚聖政維新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幾元帝

相踐祚而治詩曰周太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作

雖舊邦其命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

在至公康哉之歌已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言而國恩

不巳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

后之兄也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第二

也兄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

私老子曰太上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然芝喪

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

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

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

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

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

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踈重矣大矣而

財居權寵四海側目漢書曰列侯宗室見事有不允罪

文事有不允罪

五

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
群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
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闈之內矣
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
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韓詩
外傳曰公道達而私明塞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
脅音外搃兵權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以此求
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孫卿子曰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
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欸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大將軍
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引中宗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不拜後為丞相朝士

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

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楚辭曰眾不可戶說考孰云祭予之中情尚書序曰坦然明白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
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
世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恹恹屢陳丹款曹大家蟬賦曰復丹
款之未足留滯恨乎天際也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
所厝屏營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
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漢書曰彭宣上書乞骸骨
歸鄉里私門已見本篇注尚書曰哀矜折獄明啓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

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薦譙元彥表

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數桓温平蜀反役上表薦秀

桓元子

何法盛晉書曰桓温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

易曰不事王道喪時昏侯高尚其事

則忠貞之義彰

道喪已見江淹雜體詩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

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

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

俱無猜貞也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

之志禪為天子由其不善乃臨河洗耳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

之君食之章昭曰三君父師也

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

俗訓民靜一流競

魏書文帝令曰樹德垂聲崇化篤俗

伏惟大晉應符

御世應符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識運無常通時有屯蹇

神州丘墟三方圯裂

神州見吳都賦注

兔置絕響於中林白駒

無聞於空谷

毛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鄭玄曰兔置

白駒在彼空谷生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嘆息者

劉歆移書曰有識之所歎息阮瑀為曹公陛下聖德

嗣興方恢天緒

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

臣昔奉役有

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

何法盛晉書曰李勢盜蜀温

面縛請命鯨鯢喻李勢也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

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

音於亡齊之境

左氏傳魏絳曰昔后羿因夏人以代夏政奔武羅伯因熊髡尤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杜預曰四子皆羿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母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則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無義固不如享名遂經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抱德肥遯揚清渭波

文子曰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

顛沛之艱

道消顛沛已見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

逼

孫盛晉陽秋曰李雄安車徵秀雄身寄虎吻危同朝

辱

杜門絕迹

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

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

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

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

之默遼海漢書曰園公綺季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

廉翻夢人謂己曰余孤竹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樽也

士以為美談西土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

聖喆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

弗聞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崔益宜振起道

義之徒以敦流遜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漢書曰武帝

者東帛加璧安車以魏文帝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魏文帝

蒲輪駕駟迎申公也魏文帝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周書曰乃辨

頽於百代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解尚書表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魏略王脩奏記曰洧流之水

極魚驚失勢驚颺拂野林無靜柯家語吾丘曰樹何者

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

言於臣寔所敢喻昔栢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

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論語子張問

致命見利思義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退不能辭粟首

陽拂衣高謝史記曰伯夷叔齊恥武王伐遂乃宴安昏

寵叨昧偽封左傳曰宴安酖錫文篡事曾無獨固曾無

之節亦從於衆也晉中興書曰詔加桓玄為楚王名義

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

匡復社稷大弘善貸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

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楚辭曰蜂蛾

夫惟道善貸且成

三驪已見 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執紼維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

東都賦之靈得保首領以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志進退

惟力是視惟力是視已是以僂俛從事自同全人毛詩曰何

有何無僂俛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強今宸極

反正惟新告始反正已見謝靈運述祖德詩惟憲章既

明品物思舊禮曰仲尼憲章文武臣亦胡顏之厚可以

顯居榮次尚書曰予心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私門已見

讓中書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臣某云云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

晉五陵置守備

傅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

居河將屆舊京威懷司雍威懷已見潘岳關中詩太康

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河流湍疾道阻且長詩曰邇

州之地今以三輔為雍州道阻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交廢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

且長塞伐木通逕淹引時月東觀漢記曰岑彭伐始以今月

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墮頓

鍾簾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鞠為茂草已見西征賦

盡為塵里蕭條鷄犬罕音蕭條已見上西征賦東觀漢

禾黍感舊永懷痛心在目劉琨答盧湛詩曰哀以其月十

聲

五日奉謁五陵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峻陽陵陵

之東北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邙之南則惠帝陵也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

開秦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

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沈約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

南河內二郡太守既開翦荆棘繕修毀垣左氏傳戎子駒

翦其荆棘西京賦曰步毀垣而延峙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

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冲東莞人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

曰滕延拜京兆尹旌善為務念功簡勞義深追遠尚書禹曰惟帝念

遠民德歸厚矣故司勳秉束在勤必記周禮曰凡有功者

休明沒而彌著左丘明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

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裴子野宋略曰高祖潛

以腹心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

萬邦咸寧密勿軍國心力俱盡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及登庸

朝右尹司京畿沈約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敷讚

百揆翼新大猷尚書曰納于百揆毛詩曰頃戎車遠役

居中作捍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

五十八

好鄭玄曰居軍中為容好也 撫寧之勲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

器也 蜀志曰文帝察黃權有局量 方宣讚盛化緝隆聖

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 蜀志曰偉度

葛亮主簿故見褒述尚書 榮哀既備寵靈已泰 論語子

曰三事大夫敬爾有官 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

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寵靈已見江淹雜體詩 外虞既殷內難亦荐

弭 王隱晉書曰義熙安帝年號國 外虞既殷內難亦荐

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

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關關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

循從之公羊傳曰君子 時屯世故靡有寧歲 周易曰屯

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世故尚 臣以

未夷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歲 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豈惟謹言嘉謀溢

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穀梁傳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

而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為上故入

則造膝出則詭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 事隔於皇朝

己王隱晉書曰樂廣任誠保素莫見其際 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 國

瓜偃曰畜力一紀可以遠矣又舅 出征入輔幸不辱命

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 左氏傳重耳曰微

爾雅曰左右助也寧 履謙居寡守之彌固 謙君子有終

濟已見曹植責躬詩 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

吉王弼曰履 得其位也 而茅土弗及 三輔決錄曰茂陵 撫事求念胡寧可昧謂

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

馬氏代襲茅土

馬氏代襲茅土

馬氏代襲茅土

所及永秩於善人論語曰周有大臣契闕屯夷旋觀終

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是以獻

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

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廢鬱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也

任彦昇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

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母丘儉表曰禹高之

朝不畜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

愛降家人之慈蕭子顯齊書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

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世祖

武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

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昔武皇大漸實

奉話言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雖自見之明庸近

所蔽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

能自見其煩故愚夫一至偶識量已劉劭人物志曰一

曰自見之謂明實不忍自固

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越遂

荷顧託道揚末命又曰后憑玉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

嗣君謂鬱林王也為宣太后所廢左傳申繻曰人棄
常而妖與漢書曰太后召昌邑王賀賀曰我安得罪而
召我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不造已見嵇康幽憤詩職汝

詩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漢書曰齊悼惠王子興居
封博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漢書霍

昌邑王賀不可以承天緒當廢皇太后詔可王曰聞天
子有爭臣七人雖无道不失天下光謝曰王行自絕於
天臣寧負王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
不負社稷

耳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並家國之事一
至於斯謂鬱林獨蹙顛躓也孫盛晉陽春秋曰卻超假

於此非臣之尤誰任其咎毛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將何以肅拜
高寢虔奉武園寢廟已見上吳都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

曰左傳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寧容復徼榮於
家恥宴安於國危晉中興書曰下壺表曰豈敢干祿位

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漢書曰霍去病征

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恒桓
上將之元神州已見上薦譙元彦表鄭氏毛詩箋曰儀

則刑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主言周禮曰司會中大
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約宋書曰置且虛飾

寵章委成御侮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臣知不
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戰國策唐雎謂楚

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賦曰况性命之幾微如
鴻毛之漂輕母丘儉之遼東詩曰憂責重山岳誰能為
我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

歸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沒一節周易曰殊途而同歸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莊子老聃曰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也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曰位

累我躬賈逵國語注曰黷慢朝經也家語孔便當自同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體國不為飾讓

故特任使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莫復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相桓公一匡天下

左傳曰晉侯滅赤狄潞氏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見吳都賦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應毛詩殞越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殞越為期不敢聞命

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求昌之丹慊獲申鉅平羊祜永昌庾亮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

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哉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臣諱誠惶誠恐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

齊竟陵王為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嘗語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翻無取張載贈裴子琰詩曰輔車運在輪飛骨湏六翻進謝中庸退

慙狂狷禮記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論語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固嘗鑽

厲求學而一經不治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籝不

如一經金滿籝不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法言曰童子彫蟲篆

日臣朔學書三冬文史足用負書燕魏空殫菽粟戰國策曰蘇秦說

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囊孟子曰躡屩脚齊楚徒失貧

聖人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躡屩脚齊楚徒失貧

賤也史記曰虞卿躡屩擔簦說趙孝成王徐廣曰躡草履

矣志不得則受履而適秦楚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

耳安往而不得吾貧賤乎啗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及遷徙去處所

載不過囊衣爾持斧作牧以蕙苴興謗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

牧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

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

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

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蕙苴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

疑之閒誠先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漢書賈山上書曰

賢所慎也秦赭衣半道群盜

滿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致

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

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除名為民知井曰之逸盛晉

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除名為民知井曰之逸盛晉

陽秋曰劉弘顧望除名為民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廢於

家娶北地任氏女為妻忌不得畜勝妾兒女常自操井

也百年上壽既曰徒然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如其誠

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毛詩曰亂離瘼矣爰

也閉門荒郊再離寒暑詩曰載離寒暑兼以東臯數

畝控帶朝夕秋興賦曰耕東臯之沃壤輸關外一區悵

秋興賦曰耕東臯之沃壤輸關外一區悵

秋興賦曰耕東臯之沃壤輸關外一區悵

望鍾阜

漢書楊僕上書曰取為關外人又曰楊雄有宅

北陸無

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楊惲與孫會宗書曰婦

日之地

趙女也雅善鼓瑟漢書

曰揚雄

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

時有好事

者載酒肴從遊學

賜金娛老

謂疎廣也折艾燔枯此焉自足謝承後漢書

已見張景

陽詠史詩折艾燔枯此焉自足謝承後漢書

都釣魚大

澤折艾而坐以蒲薦肉瓠瓢

盈酒琴書

自樂焚枯已見應璩百一詩

接統千祀

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

三千景附

八百不謀周書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

將渡河中

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

同辭不期

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

豐等離心

功慙同德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

泥首在顏

輿棺未毀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

陸機

締構草昧敢叨天功締構見魏都賦易曰天造草

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

獄訟謳謔示民同志獄訟

謳謔已見劉

而隆器大名一朝摠集莊子曰語大公立

也左傳仲尼曰惟名

顧己反躬何以臻此正當以接閑

白水列宅舊豐

光武居白水已見南都賦東觀漢記曰

南陽人故親之

漢書曰盧縮豐人也與高祖同

里蕭曹等特以

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縮也

之充存諸公之費

東觀漢記曰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

車駕幸祐第問

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又曰上初學長

安南陽大人賢

者往來長安為之邸閣稽疑資用乏與同舍生

韓子合錢買驢

令從

者俄以給諸公

費

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取青紫如

俛拾地芥

陸機顧譚誅曰遷吏部尚書遠惟則哲在帝猶難尚書

才長於銓衡而綜核人物漢魏已降達識繼軌雅俗

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

所歸惟稱許郭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淫

斯謂之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

好獎訓士類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又曰許劭字子將

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習鑿齒襄陽者舊傳記曰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

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道業不

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即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

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

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宣王曰寡人聞千里其

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人不亦衆乎其

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顧無足算魏志曰王

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天機已見在魏則毛玠公方居

文賦論語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晉則山濤識量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尚書

魏氏春秋曰山濤為以臣况之一何遼落

居然有萬齊季陵遲官方淆亂

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

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

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為列焉漢記曰靈帝即位太后

臨朝於西園賣官自關金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

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之歎

金章盈筭未詳虞預晉錄曰趙王倫篡位時侍中

曰貂不足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

狗尾續淮南子曰舜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豈宜妄加寵私以

文三十八

十八

為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

中或成軍河內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收巴蜀使給軍

後漢書曰上拜冠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

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

後封雍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漢書高祖曰夫運籌

奴侯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於帷帳之中決勝干

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封留侯東觀漢記曰拜前將軍

鄧禹為大司徒制曰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以親封

禹為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班固漢書叔孫述曰

鄭侯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

介免曹禮義是創通為稷嗣君也東觀漢記曰吳漢自

初從征伐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檠弓戟上

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方作攻具上或策定禁中

曰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漢廣平侯或策定禁中

或功成野戰東觀漢記曰殤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車

書鄂千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或盛德如卓

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

茂或師道如桓榮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

陽卓茂為太傅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桓榮字春卿沛

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朱文剛窮極師道賜榮爵

侯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

謂之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五侯外戚且

非舊章漢書曰成帝昔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而

臣之所附惟在恩澤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既

美我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陸機高祖功臣頌曰膺雖小人貪

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東觀漢記相者

衣諸生耳董仲舒不遇賦曰若門無富貴易農而仕東

朔戒子書曰飽食乃祖玄平道風秀世汪字玄平善言

安步以仕易農

乃祖玄平道風秀世

汪字玄平善言

汪字玄平善言

尚書徐亮二州刺史 爰在中興儀刑多士 中興謂元位

裁元凱任止牧伯 尚書即古元凱也 刺史即古牧伯也

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入

人蒼舒噴傲禱戴大臨尤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

豹季狸謂 高祖少連夙秉高尚 王僧孺范氏譜 所富者

義所乏者時 富義謂段干木已見魏都賦 薄宦東朝謝

病下邑 王僧孺范氏譜曰少 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

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 劉璠梁

永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為國子博士 雖干

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 東觀漢記馬援與楊

寢郎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書

訟之然日當為月字之誤也范曄後漢書荀爽字慈明獻

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遁史持之急不得去因復

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

司空爽自被徵命及 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惟

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 尚書伊尹曰臣為知

上為德為下為民矣 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 左氏傳君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

無復貳辭 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王隱晉 矜臣所乞

特迴寵命則彛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

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臣雲誠惶以下

為蕭揚州薦士表 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

光為揚州刺史劉璠梁典

日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

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任彥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

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

方之疏壤取類導川

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而注之海國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

導滯伏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充符璽

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河上公

注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孔子曰古者純而前旒所以蔽明也

統古纁字音義並同莊子曰聖六飛同塵五讓高世漢

爰盜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貴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

向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老子

曰和其光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白駒已見桓元子薦譙而和其塵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司馬遷書

飛于彼西雍我客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司馬遷書庚止亦有斯容

師物色關下委裘河上西遊先見其氣知真內學老子

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桓公聽管仲而趙襄子信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

也嘗讀老子道德經漢孝文帝駕從而其姓名非取製於

一狐諒求味於蕪采王褒講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

為味五聲倦響九工是詢

策秀寢議廟堂借聽輿阜

地班固漢書匈奴贊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

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輿阜已見射

賦臣位任隆重義蕪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

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勢門上品猶當格宣令臣之職也徼倖已見李令伯表

以清談說苑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書

約清談平裁序曰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王隱晉書曰祖

老而不倦英俊沈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

下僚葉重光海內冠冕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

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寂文憲公次子也王

筠為騫碑亦云騫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典及碑誤

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覽生道導生洽洽生珣珣生

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也尚

書曰宣重光晉中興書庾水神清氣茂允迪中和淮南

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神清者嗜欲不能亂蔡洪張錡狀曰錡資氣早茂才幹

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

孝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臧榮緒晉書曰衛玠

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

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世說曰王平子胡母彥國諸

人昔以放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

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後進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歲居無塵雜家

有賜書班彪幼與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

遠方辭賦清新屬言玄遠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

至過之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室邇人曠物踈道親詩

誕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室邇人曠物踈道親詩

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尹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肖不患

乎不肖與養素丘園台階虛位養素已見謝宣庠序公

仁賢也朝萬夫傾望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則三代

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臧榮緒晉書曰荀顗

太尉或之第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顗異之

曰顗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郡南鄭人司徒詔之
子少好學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嘆曰是
復為李
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

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劉璠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郡人六歲解屬文梁興除鎮

軍記室稍遷蘭陵太守卒於諮議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東觀漢記曰班超家

貧為官傭寫書投筆嘆曰大丈夫獨不效傅介子立功絕
域之地以封侯安久筆耕乎東觀漢記耕或為研范曄漢

書曰班超為官傭書以供養吳志曰闕澤字德潤會稽
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

所寫既畢誦讀亦徧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檀道鸞晉陽春

子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
夜繼日焉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

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澤中蒲截為牒編用寫書楚
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太學左右一小屋安止母然

後入學編楊柳簡以為經先言往行人物雅俗易曰君子多識前言

子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真偽斷成敗定終始甘泉遺儀

南宮故事胡廣漢官制度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范曄後漢書曰鄭弘為尚書令弘前

後所陳有補益著之南宮以為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大將軍霍光問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

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豈直鼷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擊虞三輔決錄注曰竇攸舉孝廉為

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鼷鼠也詔問何以知之攸對曰見爾雅詔案秘書如攸言賜帛百匹張騰文士傳曰人有嵩山下得竹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束皙曰此明帝顯節陵策文也皆服其博識

休質疑斯在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謹言訪對為世純

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書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

祕寶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誠言以人廢而才實

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世資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解嘲曰

時宜器鄒衍頡頏而取世資班固漢書翟方進述曰用合

周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為褚諮議蔡讓代兄襲封表蕭子顯齊書曰

義興太守改封巴東郡表讓封賁子霽

詔許之官至前將軍卒然此表與集詳

略不同疑是甚景本辭多冗長

任彥昇

臣蔡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

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勲蔭光錫土宇臣賁世載承家允

膺長德蕭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賁字蔚先官歷散騎

曰奔世載德韋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

卜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

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左氏

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

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東觀漢記曰

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子奮字穉通兄根常被病純

病困勅家丞翁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薨大行移書

問嗣翁上書奪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

今翁移臣又曰丁繚為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

於弟盛逃去鴻初與九江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

海陽狂不識駿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

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

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

統禮記曰繼別為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稟承在昔理絕

終天天道無終而云終天未訣之辭也徐廣赴謝車騎葬還詩曰潛壙既掩扉終天隔幽壤潘岳哀永逝

終日今奈何子不反求惟情事觸目崩殞若使賁高延

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

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

也札雖不才願是廢德舉豈曰能賢左氏傳曰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

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

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丹款已見不然投身草澤苟遂

愚誠耳謝承後漢書曰朱寵隱身草澤不勝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

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太宰蕭子顯齊書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事不行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尚書曰彰善癉惡樹

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次負不刊之書西征賦

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杜預傳序而藏諸

名山則陵谷遷貿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府

之延閣則青編落簡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

積如山故內則延閣廣內祕書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

之府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

水之上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以配天鄴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熹十年

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讚明易道以為法

義擬迹於西河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

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尊主謂伊尹也恥其君不如堯

故精廬妄啓必窮鐫勒之盛舜已見曹子建通親親表禹亦聖帝故連言之

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陳寔別傳曰寔卒蔡邕為立碑刻銘然寔為太丘宰故曰

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周公召公伊尹顏回也

陶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刑社稷漢書

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盜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盜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

主亡與亡如涸曰人主在時與共嚴天配帝則周

公其人周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

苟利之專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公羊傳曰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

五教以倫百揆時序尚書帝曰契汝作司

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孟子

琴書藝業述作之

道非兼

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

茂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文王於明堂

文王於明堂

文王於明堂

文王於明堂

文王於明堂

文王於明堂

文王於明堂

東平王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蒼對曰為善最樂上嗟
嘆之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人之云亡忽移歲序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鳴鴉東徙松檟成行

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鬱林之憊子良而周公居
攝之情由子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鴉以喻焉吳均齊
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憊之又潘敞
以仗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憂懼不敢朝事而子良薨

毛詩序曰鴉鴉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
詩以遺王名之曰鴉鴉焉說苑曰梟與鳩相遇鳩曰子
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

鳩曰子鳴於是鳴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
猶惡子也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檟六府臣僚三藩士女
子胥曰樹吾墓檟六府臣僚三藩士女

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
謂六府子良又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兗州刺
史斯謂之
三藩也
人蓄油素家懷鈔筆油素已見吳都賦葛龔
與梁相牋曰曹褒寢懷

結不解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獸魏舒之
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

戮致之者反蒙嘉嘆陳留志曰阮略字德規為齊國內
史為政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卒於

郡齊人欲為立碑時官制嚴峻自司徒魏舒已下皆不
得立齊人思略不已遂共冒禁樹碑然後詣闕待罪朝
廷聞之尤嘆其惠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

如仁微管並見上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並軌即為成
規褚淵碑即王儉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疑
字宣儼薨贈丞相南陽樂藹為建立碑第二子恪託

沈約及孔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
樵蘇罔識其禁駐驛長陵輶軒不知所適禮記曰趙文
子與叔譽觀

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

鈔筆行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
景山劉楨贈五官中郎將

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里閭孤

蕭曹為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焉建武中禁網尚

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范曄後漢書曰

寬諸王既長策名委質忽焉二紀左氏傳狐突曰策慮

先犬馬厚恩不荅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不幸

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弊惟毀蓋未葺螻蟻

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惟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

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臣願得式黃泉

葺螻蟻延叔堅戰國策論曰為王珠襦玉匣遽飾幽泉

先用填黃泉為王作葺以御螻蟻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

如鎧甲連以金縷皆鏤為蛟龍鸞鳳龜龍之形所謂交

龍玉匣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

北陵南浦迎喪既曲逢前施實仰覲後澤儻驗杜預山

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為身

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叙其平吳勳一沈萬山下沈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臧榮緒晉

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

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無不拜之言

其遺愛臨表悲懼言不自宣臣誠惶已下

文選卷第三十八

